



我的童年

必要的一課 第五集





我的童年

中国的一代 王士平



我的童年

必要的一課 第五集



浙江日报编辑部編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66年·杭州

我 的 童 年

浙江日报编辑部編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登记证字第001号

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 插页1 字数42,000

1965年5月 第 一 版

1966年4月第三次印刷

印数：190,001—310,000

统一书号：T3103·387

定 价：(4)二角二分

封面设计、插图 傅伯星

写在前面

这是一本为少年儿童們写的书。

《浙江日报》上的《必要的一課》专栏，在一九六四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后发表了五期题为《我的童年》的专页。这本书主要是从那些文章中选輯而成的。

这本书里的文章，共分三个部分，就是“苦难的童年”、“战斗的童年”和“幸福的童年”。前面两部分文章，大多是叔叔、阿姨們为小朋友們写的，說的是：在人剝削人、人压迫人的旧社会里，劳动人民的子女根本得不到最起码的生活权利，过的是极其悲惨的生活，以及他們怎样对反动統治阶級进行反抗和斗争，怎样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参加各种革命斗争活动。后面一部分文章是小朋友們自己写的，生动

地反映了少年儿童今天在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毛泽东的阳光照耀下，健康地成长着。他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积极投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努力练好革命和建设本领。

两个社会，两种童年。一对照一比较，小朋友们一定会更加憎恨人压迫人的旧社会，更加憎恨剥削阶级，一定会更加热爱新社会，更加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也一定会立志当个坚强的有文化的劳动的革命后代。

編 者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日

目 录

记下这笔债·····	陈有生 (2)
我的背是怎么驼的·····	陈双田 (5)
难忘的岁月·····	周文江 (8)
小明死得真惨·····	余方德 (11)
强盗，偷我的血·····	吴 刚 (14)
跪牛·····	瞿根法 (15)
我险些被活埋·····	封 青 (17)
八块钱卖了身·····	錢郢奶 (18)
财主眼里丫头不是人·····	王寿毛 (20)
“育婴堂”是人间地狱·····	丁惠英 (22)
“夺米”·····	陈德宝 (25)
一块炒米糕·····	张咸潭 (27)
染血的书包·····	胡儒良 (29)
仇恨的种子·····	周长胜 (32)
挑着油印担子打游击·····	远 帆 (34)
城门砸开了·····	张 明 (36)
三少年智斗敌兵·····	譚石冰 (39)
把布告贴到敌人的“心脏”里·····	胡国钧 (41)
叫鬼子“坐飞机”·····	肖文智 (43)
我跟爸爸当“小交通”·····	仇明魁 (44)

送粮上山·····	孙坚英 (46)
小小宣传員·····	王德威 (48)
周总理和我們在一起·····	唐家政 (53)
党給我上学的机会·····	陈凤英 (55)
处处有亲人·····	张序培 (57)
紅領巾督促着我們进步·····	王宏猷 (61)
队长夸我是好社員·····	胡月鶯 (64)
搞了科学試驗， 更爱讀書更爱劳动了·····	胡春燕 (66)
爸爸給了我一把鋤头·····	郑海初 (68)
当个勇敢的小民兵·····	朱康福 (70)
为集体哪怕脏和臭·····	吳国平 (72)
帮軍屬媽媽做事·····	张文春 (74)
“我們叫少先隊員！”·····	楊穎明 (75)
鏟雪·····	沈燕飞 (77)
生活在友爱中·····	瞿伟紅 (79)
一張电影票·····	余培耕 (81)
我喜欢当“服务員”·····	薛秀娥 (83)
跟空軍叔叔上北京·····	俞晓峯 (85)
我和我的矿石收音机·····	王蔚珏 (87)
我成了游泳运动員·····	金小莉 (89)
去做庄稼汉·····	曾援尔 吳丽春 (91)
采树种·····	顾建萍 王进军 (92)

編者的話：亲爱的小朋友，你們是不是曉得，在旧社会里，劳动人民的子女是怎样生活的？那真是凄惨极啦！讀了这部分回忆旧社会童年生活的文章，你們一定会恨煞阶级剥削的旧社会，恨煞反动的统治阶级！

現在，反动統治阶级被打倒了，帝国主义者被赶跑了。但是他們还不死心，总想再騎到劳动人民头上来作威作福。就全世界来講，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沒有得到解放，那里有千千万万的少年儿童，象在“苦难的童年”里写文章的叔叔、阿姨們在旧社会里那样，沒有吃穿，沒有书讀，流离失所，啼飢号寒，受尽欺凌，苦难深重。我們的革命事业还没有完成，我們的建設事业也不过是剛剛开头。我們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大得很，我們要走的路程远得很。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們，你們的責任是很重大的。为了在将来把这样一个光荣的偉大的革命事业担当起来，你們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財物，做到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立志做坚强的革命接班人。

苦难的童年

記下这笔債

浙江省工业劳动模范
杭州鍋炉厂厂长 陈有生

解放前，爸爸干一天活只有二三角工錢，我家老小八口全靠爸爸做工度日。我从六七岁起，就和邻家的小伙伴在錢塘江边拾潮柴。这种柴是随着潮水流过来的。我們拾来卖点錢，可以貼补家用。

江边有个三坝船厂，我爸爸就在这个船厂里做苦工。这个船厂里有三个地头恶霸，常常借势欺人，无恶不作。有一天，我和小伙伴们正在江边拾潮柴，碰到了三坝船厂的狗腿子阿泉癩子。

他一把抓住我的篮子，恶狠狠地骂道：“嘿，偷柴，这回抓住了，一个也逃不掉！”我急得哭了起来。我爸爸正在船尾，就过来和阿泉说理。

阿泉无理可说，蛮横地冲着我爸爸骂道：“你生了个会偷柴的好儿子。真不要脸，……”

狗腿子的狂吠声，惊动了穿着长袍马褂的船厂老板。他跑过来见了我，不问情由，一个巴掌打来，几乎把我打倒。爸爸见我挨了打，急得身子摇晃起来，象要跌扑到地上去似的。

“陈和尚，你记住！”老板指着我爸爸骂道：“下次你儿子再来偷柴，嘿，我就不让你进厂上工！”他一面命令狗腿子把我和小伙伴们拾来的柴统统倒进他的柴房里，一面把我们的篮子也“没收”了。

明明是他们强抢我们的柴，反而说我们偷盗，这就是旧社会的“公理”！

我八岁那年，七月里，接连两昼夜的大风雨，把我家的草棚顶吹得一千二净，床上的棉被、衣服，地上的锅灶、桌凳，全都泡在雨水里。草棚修不好了，必须拆掉重造。可是家里一个钱都没有，爸爸只好饿着肚子找到亲戚家，好

容易借来了十元錢。买了稻草，請了人工，勉强把草棚修好。爸爸媽媽正愁着打算省吃俭用来还掉这笔債，誰晓得祸事又来了。

一天清晨，爸爸已經出門做工了，朱家地主忽然到我家来了。他皮笑肉不笑地說：“你們盖上新草屋了。我倒想起一桩事来，特来通知你們。这块地基是我租給你家的，現在我手头紧，已經把它卖給城里人了。他們馬上要来造楼房，你們还得搬房子呢！”媽媽听了气得說不出話来。但在地主面前，有什么理可說，只好忍住气，說几句好話。地主奸笑着說：“好吧！我看另外沒有法子，要末卖給你家算了。我向城里人要价一百六十元；卖給你家，便宜点，算一百二十元。这样也解决了我的困难，你們又不必搬家，也算两全其美！”

地主走了。爸爸媽媽急得团团轉。后来只好又到穷亲戚家奔走，凑攏錢来付給了朱家地主。

从此以后，我家的生活被地主、資本家压榨得更加困难了，就連一日三餐薄粥湯的苦日子也混不下去。

在旧社会，我的童年生活就是这样，說起来

多么痛心啊！小朋友們：当你們吃着噴噴香的白米飯的时候，你們有沒有想到：旧社会劳动人民的儿童經常忍饥挨餓，吃的比狗食还不如，当你們穿着溫暖的棉衣的时候，你們有沒有想到：旧社会劳动人民的儿童，沒有衣穿，挨冷受冻，当你們每天背着书包上学的时候，你們有沒有想到：在旧社会，劳动人民的孩子，到了跟你們差不多的年齡，早就給人做牛做馬了，哪里还有书讀？

小朋友們：如果你們已經想到这一切，那么有沒有同时想一想：在今天，我們應該怎样热爱党，热爱新社会？

我的背是怎么駝的

浙江省农业劳动模范 陈双田
中共金华县湯溪公社湯溪大队支部书记

說起背脊（讀“級”）变駝，我真恨煞旧社会：我的背脊是被地主阶级压迫駝的。这駝背就是受压迫、受剝削的記号。

我九岁的时候，家里养不活我，只得到财主家当小长工。施家村的一个东家很欺人，我去做生活的时候，一定要我把褲子脫了。原来是怕我弄脏了褲子，洗起来要耽誤做活的时间。每天天蒙蒙亮，他就逼我出去做活，到天黑才能回来。东家围着桌子吃魚吃肉，我只能站在水缸边吃点剩湯冷飯。我实在受不了这种苦，就逃回家来。

十三岁那年，我又到了陈树松家当长工。第二年冬天，陈树松給三儿子討亲，要我到湯溪罗埠去买菜。一大担蔬菜，一大籃鸡蛋，加起来有一百多斤重。我这点年紀，挑着重担，又要走十几里路，当然吃不消。但是，挑不动也得挑，因为东家規定我当天要回去。我只好走几步，歇一歇，人压得象虾公。我回来的时候，东家已钻到被窝里打呼嚕了。我放下担子去洗脚，一看，脚底心磨起了两个大水泡。有一个已經破了，一浸水就絞心痛。我洗好脚，正要睡覺，哪晓得东家又叫了：“你倒想睡啦？把菜都理好，明早等着用哩！”我說：“時間晚了，明早理吧！”东家婆娘就破口大罵：“我的飯不是

喂狗的；几里路挑担把菜，到这么晚回来，晓得你到啥地方去嬉昏啦！”我一听，心里又气又恨，真想回骂过去。但是想到家里等着我的工钱去糊口，也顾不得人累脚疼，只好忍气吞声下床去理菜。

我还在陈文金家当过长工。有一天，我出去放牛，和几个放牛娃在山坡上玩着打滚。忽然有人喊：“双田，牛下山吃稻子了。”我一见，赶紧抄近路冲下山去。刚到半山，心急慌忙，踏上一块浮土，“轰通”一声，连土带人跌了下来，在山坑里昏过去了三个多钟头。后来，还是放牛娃们把我送回去的。有钱人要的是我的力气，我怕东家晓得我跌伤以后不要我了，就不敢把这件事说出来。晚上，背脊痛得不能仰天睡，只好弯着身子；白天担子又不能离肩，活做慢了东家又要骂。这样，我的背脊就没办法伸直了。有一次，东家骂我做活慢，我再也受不住了，就顶了一句：日头一日到夜不落山，顶中你意了。哪里知道因此我就被赶了出来。我只得到另一户东家去卖命。

天下乌鸦一般黑，财主的心肠都是一样狠。

那个新东家见我年纪大了一岁，就加重几倍的活。我时常要到一二十里外去打柴，每次至少要挑一百三十斤。不久，我的爸爸生病，无钱医治，病死了。以后，哥哥松贵又生了黄胖病。我为了养活一家人，也只得日日夜夜、年年月月，忍气吞声地给地主做牛做马，干着小孩子干不动的重活。到了十六岁，我的背脊就完全变驼了。

（蒋秀琴记）

难忘的岁月

全国一级战斗英雄 周文江
解放军驻浙某部团长

我十一岁那年的春天，家里穷得活不下去了。妈妈向地主林国范借了一块银元，买了点麦子烧点麦糊度日。哪知欠下的债，利上加利，象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后来，狠心的地主怕我家交不起租，把我家种着的一点瘦租地也收了回去。

沒有地，生活更加困难。有一天，我跟堂兄到河边拾柴。好容易拣了小半捆，忽然听到有人大喝一声：“你们不想活啦！竟敢偷老爷地上的柴！”一看，只见地主手拿鱼叉，带着几个狗腿子追来了。我们连忙拔脚就跑。堂兄跑得快，我紧跟在后面。刚跨上一条小木桥，我心一慌，就摔（讀“衰”）了下去。那时天旱，河底开裂，我虽然没有淹死，但摔得昏了过去。后来，堂兄把我背回家去，才发觉我的腿和右臂都摔伤了。当时家里又没钱医，我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才能起来。堂兄告诉我：当时地主眼见我掉下河去，高兴得顿一顿脚说：“哈，这下子没气了。穷鬼死光了才好！”一个狗腿子接上去说：“不行呀，大爷！真死光了，谁替大爷种地呀？”我一听，气得直咬牙。

我爹原来在龙潭水泥厂做工，因为劳累过度，得了一身病。资本家见他不能卖命了，就把他一脚踢出厂外。他只好一路讨饭回家。到家不久，爹就病死了。妈本来有痨病，在爹死后的第十三天也死了。

爹妈死后，我只得去卖烧饼，打短工，后来又给一个姓徐的地主放牛。在地主家放牛时，每